

三言两语



我不觉得自己是有钱人，我是靠努力和节省度日存到钱。我的孩子和孙子都不需要靠我过生活，我也不靠他们。

——高龄96岁的何惠去年一口气把辛苦储蓄下来的50万元捐给新加坡儿童会，这一慷慨之举让她荣获协会至高荣誉的奖项。

(6月27日，新加坡新闻第17页，《96岁老奶奶获儿童会至高荣誉奖》)

人们通常会有个倾向，觉得科技发展就是前沿科技。其实科技发展如同金字塔，下面需要有基底。一个社会所需要的尖端科研人员的数目，是很有限的。社会发展需要各种人才，所以在讨论教育政策时，须注意这一点。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认为，新加坡在大学扩充的过程中，应该吸取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验。

(6月24日，新加坡新闻第8页，《科技发展需有不同人才支撑》)



资本主义的幽灵在全球徘徊

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就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不跟着资本主义的旋律来唱歌跳舞。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发表的《共产主义宣言》里开宗明义说的第一句话。100多年来，马克思在《宣言》里强烈抨击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如同他所预测的那样灭亡，反而是经过不断地“变身”，到现在还存在着，而且越来越壮大。相反地，前苏联、中国、越南、古巴等大大小小曾经实践过共产主义的国家，现在都纷纷“走资”了。

摸象窥豹 张从兴



各地去开拓殖民地，其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开疆拓土，而是为了争夺原料(资源)、廉价劳动力和市场。谁在这些方面的工夫做得最足，谁就能以最低的成本生产产品，然后以最好的价格卖给最多的人。说到底，还是为了控制成本和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而在这方面搞得最好的，殖民主义时期是英国，现当代(也有称为后殖民主义时期)的是美国。所以，世界都得听他们的，因为所谓的国际社会游戏规则，最初大多数都是由他们写的。打个比方，大家如果要玩游戏，比如说足球好了，只能按足球的游戏规则来玩，而且是不容置疑的。不服气也没办法，除非你不玩，但是在一个全世界都在为足球疯狂的时代，不玩足球未免有些太过另类了。所以，尽管你在内心深处把足球的游戏规则咒骂了无数遍，你还是得装个样子，继续玩下去。

资本主义的“变身”，指的是它为了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和客观环境而进行的自我调整，用达尔文的术语来说，就是“进化”。资本主义在为了生存而进化的过程中，有不少非资本主义的因素被嫁接或移植过来了。举个例子，凯恩斯主义最具特色的“政府干预”，原来就不是资本主义的家当。再来就是欧美等多个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社会福利制度，从本质上说也不是资本主义所提倡的。可是，这些非资本主义因素都被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给引进来了，目的就是要让它们以资本主义为基础所建构的上层建筑，如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生活方式等，能够继续维持下去。而历史的发展也证明，这些努力都是成功的，所以资本主义得以一路过关斩将，发展到了现在，并在全球化之后基本实现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

人类社会正是因为有了资本主义，才会以几何级数的高速率向前发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18世纪到当代，人类文明前进的脚步，比第一个人类在几百万年前从非洲森林走到工业革命前夕的总和还要多。这样突飞猛进的发展，虽然几乎每天一个样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面貌，不断地给人们带来神奇和惊喜，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一切的进步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就是环境被破坏了、资源快枯竭了、人际关系越来越差了、活得越来越累了、工作压力越来越大了、精神越来越紧张了……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活方式。

相信大家都知道，资本主义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以最低的成本来实现最大的利润。当年的老牌殖民主义者，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等，之所以要仗着船坚炮利，到世界

同样的道理，虽然不是所有人都对资本主义感到满意，但是它既然已经一统天下，并且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再怎么讨厌也得适应它，更得接受它，因为我们没有选择。比如说，现在大家都在讨论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学生的压力为什么越来越大，学校的排名竞争有什么意义等等。但是，很多人都没有把教育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考虑问题。若是从教育产业化的角度来看，很多单纯从教育事业的圣眼光看出的问题，其实一点都没有问题。不过是为了赚钱和赚更多的钱而已。如果不去强调成绩对学生的重要性，不去夸张地陈述考场其实就是优胜劣败的丛林，遍布全国各地的私立学校、补习中心等，要如何经营下去？那么多私校教师、补习教师的薪水又从哪里来？而教育产业化的结果，当然就是教育费用越来越高。

医药业又何尝不是如此。国人抱怨医药费越来越负担不起。可是，医生、护士、麻醉师、物理治疗师等医护人员，有谁不想加薪呢？钱从哪里来？还不是由病患买单。除此之外，生产医疗器械的公司，生产药物的制药公司等，只要是按照现代资本主义的规则运作，有哪家公司能逃得了这一季的盈利要比上一季来得多的魔咒？结果当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就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



都市一角

闹市的喧嚣声，在美术馆的长廊消失得一千二净，耳边荡漾的只有铅笔和画纸间沙沙的摩擦声。女子低着头，聚精会神地用画笔勾勒悠闲的午后。她身后的美术馆展厅，陈列着世界各地出色的艺术作品。然而有些时候，无需踏入展馆，只要打开心灵，眼前出现的画面，也许就是一幅最美的艺术作品。

文/杨丹旭 摄影/陈来福

能够不跟着资本主义的旋律来唱歌跳舞。除非选择像朝鲜那样闭关锁国，但那得付出更大的代价，国民经济停滞，人民食不果腹，这还是简单的，复杂的就不说了。

马克思所预言的共产主义社会将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之后实现，现在看来恐怕还是个乌托邦。至于现代经济学者提出的自觉资本主义(Conscious Capitalism)、道德资本主义(Moral Capitalism)、包容性资本主义(Inclusive Capitalism)等新资本主义模式，是否会实现，也还是个未知数。所以，大家现在所能做的，只能是继续忍耐资本主义这个在全球徘徊的幽灵的夜夜入梦，不断地流着一身的冷汗，一次次地从梦魔中惊醒过来!

(作者是本报评论员 cheongsh@sph.com.sg)

记者手记

张婷蕊



西瓜的故事

联合早报网日前转载了一篇在微信上传了好一阵子的文章。上面没有列出篇名，只是一个标题《希望有一个朋友为我转》，呼吁大家转发。

这篇文章说的是一对母子的互动。一个在公司当大经理的儿子放假回家，母亲就说要不要一起去买蛋。尽管住家附近就有超市，但因为另一家超市的蛋的价格比较便宜，母亲就说要去那一家。

儿子原来是想搭德士过去，但母亲说反正有免费的接驳车，就搭接驳车过去好了。儿子笑了一笑就跟着母亲上车。

买了鸡蛋后，因为下一趟接驳车要一小时后才到，母亲就拉着儿子一边聊天一边等车。回到家，母亲显得特别开心，但儿子心里就在想，刚才折腾了半天，若是在公司里所赚的钱，肯定远比母亲省下的蛋钱和车钱多。

故事在这里进入了一个转折，母亲用省下的钱买了西瓜回家给儿子吃，牵引出原来小时候家里穷，儿子为了吃西瓜，曾去捡人家吃剩的西瓜皮，拿到溪边洗了来吃。母亲当时知道这件事情后，就连续几晚编草绳，然后用卖草绳的钱给儿子买西瓜，母亲则想现在在一旁看着他吃。

成年的儿子边吃着西瓜，一边回忆起当年吃西瓜的情形。

“那一刻，他忽然理解了母亲。在艰难时，母亲靠着勤劳与节俭，供他上学，将他养大；富足时，勤俭作为母亲的生活方式，依然能带给他满足与幸福。”

单身时看到这个故事，心中最多只是涌现似懂非懂的感情，从这位母亲看到自己母亲和天下许许多多母亲的缩影。尽管如此，在看到母亲为了替自己省钱而做出的一些举动，心中难免还是会感到不解和烦躁。但直到自己也快当母亲后，才比较理解母亲的心。

还记得麦兜的绘本当时就有这么一则故事，小麦兜在家中是一只很乖巧的猪，但是因为学业表现不佳，所以麦兜就告诉妈妈，如果我在家里是个坏蛋的小孩，但在学校表现很好，那该多好。妈妈听了什么话也没说，就煮了一碗担担面给麦兜吃。看着麦兜馋嘴地吃着面的模样，妈妈心里没想过要求麦兜多有出息，只要他能一直像这样，妈妈的一碗面他都能吃得这么开心就足够了。

身为母亲的，都希望能给孩子最好的，尽管不一定是物质上最好的，也希望孩子永远永远都不要嫌弃。不管是一块西瓜、一碗面，或是小时候母亲突发奇想地为子女所编出来的故事。

做子女的开始赚钱后，总希望也总以为能用物质来弥补母亲的付出。随着父母渐老，即使是出于好意，我们有时也会开始摆起高姿态去左右父母多年的生活方式，反而让父母觉得遭受嫌弃。有时反而不那么在意彼此，更能让大家放宽心去珍惜相处的时光。

(作者是早报网网络编辑 zxtco@sph.com.sg)

给我小孩20年后的公开信

观棋语

游润恬



世上没有什么绝对的。你可能会认为有些东西，如信仰或人权，是绝对不可谈判和不容妥协的。但在新加坡这个人挤人的弹丸岛国，妥协和互让是唯一让来自不同种族、宗教、家庭结构、兴趣和经济能力的人，都能和睦共处的方法。

在写这封信时，你还没有出世，妈妈我也还没怀孕。但因为这阵子在跟你爸筹备婚礼，自然想到我跟他的未来，想到我们希望留给你一个怎么样的未来时，心血来潮，因此想写信给未来的你。

去年妈妈在美国波士顿念书时，发生了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非主流教会韦斯特伯勒浸信会(Westboro Baptist Church)宣称，这起惨案是上帝对美国允许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惩罚，还放话要去罹难者的丧礼处外举牌示威抗议。

跟妈妈同班的一名斯文的男生，原来是撒旦圣殿(Satanic Temple)的创始成员。撒旦圣殿溜进坟场主持“粉红弥撒”——让两对同性恋人趴在韦斯特伯勒浸信会领导人亡母的墓碑上亲嘴。撒旦圣殿宣称这仪式有法力，能让躺在坟里的死人“变”成同性恋人，还威胁说教会领导人若执意去爆炸案罹难者的丧礼闹事，他们将在他亡父的坟前再办“粉红弥撒”。教会最后没有去丧礼闹场。

妈妈从没见过这两种颠覆伦理的极端抗议方式。不过也许在20年后当你读到这封信时，团体纷纷为捍卫各自的信仰或倡导各自的理念而各出奇招，已是社会的新常态。

这是我想跟你说的第一点。当社会出现价值观的冲突时，你不要害怕。这不是世界末日，只不过是多元的民主社会难免会出现的现象。从几年前的妇女行动及研究协会(AWARE)事件到现在的粉红点事件，社会的摩擦只会越来越多。

你外婆那一代人，政府在塑造社会价值观方面

管得很严。生两个就好、男人不应该蓄头发、随地吐痰不文明。那个年代国人的教育水平参差不齐，政府为了让外国投资者对我国的劳动队伍有信心，必须在最短时间进行大量的社会工程。于是政府就像是盆栽师傅，把社会不良的元素有如杂草般一一拔除，再透过各种赏罚方式，对社会的结构进行精雕细琢。

但到了我这一代人，政府意识到人民渴望有更多自我表达的自由，于是开始谨慎地慢慢松手。游戏规则还是有的，如不冒犯其他种族或宗教、不颠覆政府和社会秩序。在这大前提下，百花齐放是被允许的。

于是你的藤蔓爬到了他的后花园，或他的树冠遮挡了你窗前风景。关键是怎么处理越界的情况。最理想的是双方能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谈，谈出一个双方都满意的井水不犯河水的方案。不要老想着拉拢政府或向政府施压，以为只要政府站在这边就算赢了，因为这等于开倒车回到外婆的年代。

所以和对方向协商还是比较好的。我劝你不要害怕价值观的冲突和社会摩擦，但不是叫你好勇斗狠。做烈士的诱惑是很大的，但这未必有助于使大众接受你的理念。他穿黄色你就穿绿色，你做初一他做十五，这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定律。

怎么谈才能谈出共识？先聆听吧。你如果说你是出于爱心，是为对方好才这么努力感化他别继续糟蹋自己，那么至少拿出一点诚意，听听他的理由和解释。又或者你若认为彻底换掉现状才能带领社

会走向更美好的明天，那也请你先虚心聆听想要维持现状的人。听完他的，才请他听你的。与其比赛看谁喊得最大声，不如比赛谁可以听最久才插话。

听完对方的道理后，你若有信心你的道理比较站得住脚，那何不“敢敢”跟对方来一场另类的辩论？双方对调立场、互换视角，你若本来是反对A的，那请你用对方的道理来倡议支持A，对方也必须用你的道理来倡议反对A。

如果你的道理有足够的普世价值，当对方站在你的立场反对自己时，他可能会得到他希望他有的领悟。同样地，你也应该开明和认真地尝试站在他的立场设想。除非你根本就不管别人有没有道理，只要别人接受你的道理。不过，那未免太野蛮了吧？

最后要说的，世上没有什么绝对的。你可能会认为有些东西，如信仰或人权，是绝对不可谈判和不容妥协的。但在新加坡这个人挤人的弹丸岛国，妥协和互让是唯一让来自不同种族、宗教、家庭结构、兴趣和经济能力的人，都能和睦共处的方法。我们最多只能要求被公平对待和被聆听的机会，但不能强求其他人非得完全照着我们的方式生活。除非你有本事设立自己的王国，制定自己的章法，有愿意效忠你的子民。若真有这么一天，妈妈会祝福你，但不会去你的王国住，因为我还是比较珍惜能决定我的私生活的自主权。

(作者是本报记者 yewilt@sph.com.sg)